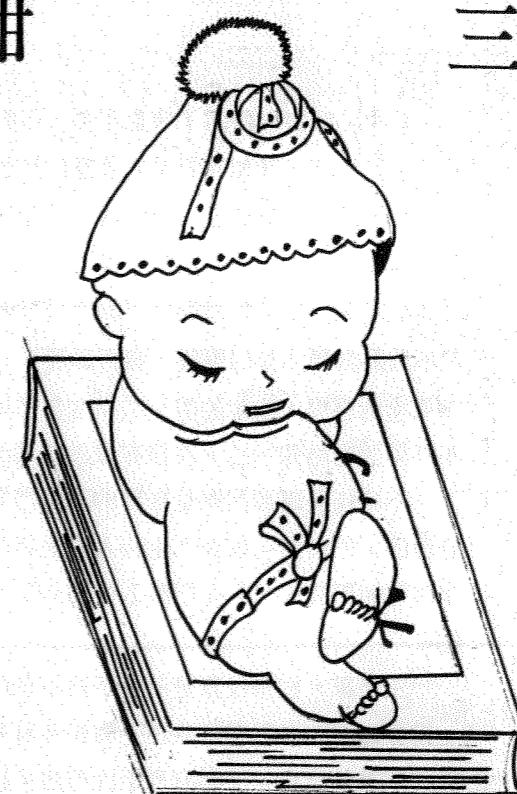




酣



然

載
林錦義

～長溝流月去無聲，杏花扶影裏，吹笛到天明。～

…悠悠五千年，綿綿中醫學，音知何處？韻波連。……

「文章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。」而我呢？僅為群居終日，好行小慧之輩之罷了；總編竟向我打主意，真難倒了我，也考倒了這不學無術的小子。

談談進入中醫系三年來，對自己所學的一些感想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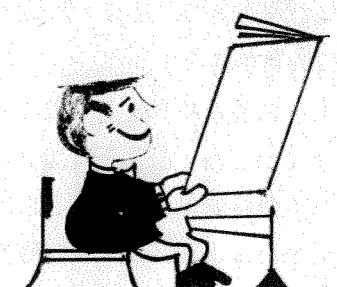
當然以聯考填志願方式，進入本校，也談

不上什麼大志向，大抱負；但終歸是把脚伸來，總也該把頭探進去望望，否則，迷迷糊糊的來，而後混混沌沌的去，又有什麼「醋味」呢？

有人說，興趣是培養出來的；老實說，不培養也不行，否則，「適者生存，不適者淘汰」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，進入了中國醫藥學院，不對中醫培養些興趣，豈不成了“雞”立“鶴”群，渺然而無見聞矣！

橫霸中國五千年的中藥，迄今，仍被世人視為珍物，豈是偶然；反觀“昔日”西藥之種種，今日不是副作用太大，毒性過強，就是太過落伍，藥效過弱，而被人們踢到一邊；「不進則退」誠屬名言，但「滾石不生苔」，又何嘗是錯的呢？

要進步，要發展，總要有個依據，否則如同「失根的蘭花」，到處攀緣他物而生……；有人說，中藥是一堆草，聚於一壺而煎之，是一種極不科學的事，但可曾想想，人體的器官，豈不也是如一大堆雜碎納於體內，若論及單純提煉，則對肝有益，而對腎呢？是不是也有益呢？人體為一生命體，其本身有其生理制衡的結構，而植物也是生命體，當然也是有其生理制衡的構造；我們認為這是毒物，而在他們體內却無毒害，例如毒蛇能製造毒液，但其製造過程，一定有某種物質能使之不活化，也必定有另一種物質可以使之活化，又如人體之醉



素系統，又何嘗不是如此呢？因此，今日我們若只知其一，而不知其二的把它單純抽離，則後果將會如何呢？而且純粹，單一的分解以後，是否又能使其歸納、統一呢？若只知分析，而不知組合，則其可謂科學乎？

如人參，有人說它只是高單位蛋白質，也有人說它只是一些皂素(Saponin)而謂其效力是屬安慰劑哉？！人參之應用，豈只在幾個神經質的人，需要安慰罷了？對於昏迷不醒者，其急救的作用，古代的典籍都寫得詳詳細細，豈是我們所能推翻的呢？

「打破砂鍋問到底」的精神是對的，但不可只打到一半，就下結論，這似乎不大應該，有人說，中醫談陰陽，五行，虛實，寒熱，是不科學。陰陽五行，令人難以理解，但謂其誤者，其是否具有客觀之科學精神呢？他們常說：拿出證據來。但一些偉大的發明是先有證據，還是先有理論？若事事都拿出「半知不解」——未打破的砂鍋，當證據，那我敢大膽的說：科學二字的誤用，將是人類悲劇的序幕。

求進步、求真知是應該，但應以何種精神，去求進步，該向何方求真知是最重要的，例如以極膚淺的西醫知識，及對中醫半知不解的情況下，就說中醫的理論是錯誤的，而且畏之如砒毒，這些心理不是門戶之見，就是沒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科學精神。

以前曾有一位教授於課堂上，譏笑中醫的金生水，水生木的理論，他說金何能生水，而水是能使植物生長沒錯，但真的只有水的作用，就使木長嗎？淺哉！其說詞，令我啼笑皆非，其理論若是如此簡單，中醫早被消滅得蕩然無存了。

其實，我對中醫的了解也不多，但對中醫的看法及批評，就如同對家人善意的批評，不像一些有門戶之見的人，對中醫，就如同對仇家，恨不得將之「挫骨揚灰」方能甘心；我進入醫學院才三年，對醫學的見識非常淺薄，當然不敢對各種高深的理論，有所微評，只願本著學生的態度，儘量的學，應學的當然要學，不該學的也略知一二，在沒有盡然了解的情況下，不敢隨便說那門課是合理的，那門課是不合理的，既然連一些非「中醫人」也都潛心於中醫藥的研究，何況是已踏入中醫學院的我們呢？

三年級，在學校算是一個不高不低的年級，當負起調和各年級的責任，對任何科系不該有相排擠的意見，不必有高傲的想法，也不用有自卑的感覺，既是同校，畢了業，打出去的招牌，還不是「中國醫藥學院」，「血濃於水」既有同門之緣，就應該以學校的宗旨，為自我的志向，如此方為學校之幸，國家之幸。

不管中西醫是否能一元化，多學總錯不了，不是嗎？諸位！

